



沒見過《文學叢刊》平裝本的護封，我卻見過它的「護套」。大家都知道《叢刊》是每集十六冊的，當年買的時候，是每四冊用一個硬紙皮製的「護套」套起來賣的，這種「護套」外面印了書名說明之類，保護作用更有效，但經過六七年，能留下來的也不多，我也僅在上海的舊書店中見過一次而已！

北京書友高臥東山來短訊，說是他買到一本有護封的曹禺的《雷雨》，此書是巴金編的《文學叢刊》之一，他問我《叢刊》中有哪此是具護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書中，那套《譯文叢刊》的護封，卻印象模糊，好像裝本是有護封的，平裝本的卻是初見。

書的護封

許定銘

純樸童心

林中洋

創子手，如果不再這麼被他「教育」幾回，我非變成素食主義者不可。有容有涵的班上有一個名叫吉拉亭的小女孩，出生時一條腿就有殘疾，走路不穩。在幼兒園裡，大家都對她都很關愛，同時卻好像又「沒發現」她和別人有點不一樣。有時吉拉亭來我們家玩，在花園裡追逐時，有容會對她講，別跑得太快，否則吉拉亭跟不上；上下樓梯的時候，有容也會牽着吉拉亭的手，慢慢地走。看到這些，我總會很感動。

孩子的心理是善良的，不帶任何偏見的，不管是對人還是對動物。那麼，為什麼大起來之後，這份純樸的童心就會失了原本的色彩了呢？這確實是一個值得人深思的問題。我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有的時候，我甚至會有一種天真的想法：如果人類能夠保持不泯的童心，那麼，這個世界上也許就會有更多的和平了吧。

記得那年帶女兒有容回國，在超市裡看見大紅的活魚，小傢伙就不肯挪步了，貼着玻璃起勁地看，然後問我這麼多魚擠在一起，為什麼不把牠們送到動物園去。我聽了啞然失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她。前些日子我丈夫過生日，想做一條清蒸魚，去買了一條完整的新鮮魚回來，去鱗刀切過之後，撒上鹽和胡椒粉放在盤子裡醃着。這時兒子有涵跑了過來，看見灶台上的魚，嚇了天大的一跳，說話都結巴了：「這……這是一條魚啊！」我說對啊，他仍舊不可置信地瞪着眼睛：「牠應該在水裡游泳才對呀，怎麼能在盤子裡？」我只好對他解釋說這魚已經死了，不能游泳了，說完心裡卻不自在起來。



國木田獨步等著周作人譯《現代日本小說集》，屬「漢譯世界名著」，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第一集一千種，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初版。這套書品相好，繁體豎版小字本。書還是五年前，我偶然從外地書友處淘進，每冊僅以十五元低價收得，現已不可想像，想來恍如夢寐耳。

知堂譯筆自是清佳，當然其中有一部分是魯迅翻譯的，這是要加以說明的。此書讀來如飲蘇州碧螺春茶，別有風味。書中譯者多係名家，如夏日漱石、武者小路實篤、志賀直哉、芥川龍之介等。這些名家入選作品「大半以個人的趣味為主」，入選者雖不盡屬作者最著名作品，卻都可喜可人，運用散文化清淡筆法，清雅動人，饒富餘味。我是初次拜讀夏日作品，很傾倒。另一篇《克萊喀先生》寫得比《掛幅》更好，手法新穎，欲揚先抑，似褒實貶，描繪人物富個性色彩。即便不起眼「老嫗」，僅幾筆「出驚」的描寫，人物即活脫紙上，更勿論主人公克萊喀。對這位「莎翁的專門學者」，作家確實畫出了其骨子裡的東西。

周氏兄弟這套譯著大都清新可讀，毫不凝滯。即使不怎麼出色很尋常的文章，也大多自然流利，不覺乏味。不愧為大家譯筆，選譯的眼光也是很高的。第二輯內三篇，即有島武郎著《與幼小者》和《阿末的死》，志賀直哉著《清兵衛與壺盧》，其實都是魯迅的譯筆，頗聽到有人說魯迅的翻譯嫌「澀」。就這三篇譯文看，迅翁譯筆流暢、形神俱佳，相當可讀，何「澀」之有？

我專門翻閱第三輯「附錄」有島武郎資料，讀到其創作要求與態度：「我因為寂寞所以創作」「我因為愛著，所以創作」「我又因為要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創作」。這些原話讓我感動，更理解作者創作時緣何感情恣豐富。《阿末的死》主人公阿末是個十歲多歲女孩，「身軀都織出女性的優雅的曲線的模樣」，是個清淳美麗動人善良的女孩。親人相繼亡故，生活重壓和環境險惡讓女孩失卻勇氣，最終服毒自盡。這是個悲劇故事，但並不悲觀。哀而不傷、悲而不慟是其特色。有島是很不錯的寫家，不僅有故事性，更有生活、有積澱、有感情，讀來凄惻而動容。

最後一輯我看好三篇小說，我個人更喜加藤武雄小說《鄉愁》。《鄉愁》堪稱「是他最有名的著作」，描寫細膩柔弱，婉曲動人。對小女孩「芳姑兒的小小的鄉愁」，心理把握得很到位。最後讀到芳姑兒意外死亡的結局，我黯然神傷，不知所措的心疼。全篇籠罩著一種讓人心碎的美。

《現代日本小說集》二十頁「附錄」，亦清新可喜，很多評析均精短有味。但有些亦盛名之下其實難符，比方對佐藤春夫其人點評，深堪回味，但讀其小說，卻遠不是這回事，至少我是讀不下去的。

這三卷舊譯本，是我有限藏書中的珍品，它們將永遠伴隨着我的讀書生涯。

慈禧太后雖然在政治上開關鎖國愚昧無知，但在追趕時尚的「洋玩藝兒」方面卻毫不含糊。當年八國聯軍進攻京城時逃到陝西的「老佛爺」和光緒皇帝，一九〇一年返京後聲稱要去西陵向祖宗「請罪」，竟下令在四個月內突擊修築一條三十多公里的鐵路，即高碑店至易縣的「新易鐵路」。翌年清明，慈禧便風風光光乘上這趟由十七節車廂編組的「龍鳳專列」去祭陵。

精於權術的直隸總督袁世凱心知肚明，為了討好太后，一九〇二年他花了一萬兩白銀在香港買了一輛德國杜爾汽車公司製造的第二代「奔馳牌」白色敞篷轎車，作為慈禧六十大壽的貢禮送給太后。慈禧雖說享盡豪華富貴，對這麼高級的洋玩藝兒還是頭一遭親

見，自然高興得很。當老佛爺坐上汽車外出兜風時，卻見一個下人坐在自己的面前，不由勃然大怒，當得知這是駕車的司機時，就命令他跪著開。那名司機只好跪著駕駛，但手怎能代替腳來踩油門和制動器呢？何況跪著開車視線大大受阻，所以一路上險象環生幾乎要釀出大禍，搞得頑固不化的老佛爺越發氣急敗壞，只好戰戰兢兢地由太監扶下了車，又回到她那個十六拾的大轎上。

從此，這輛嶄新的奔馳轎車就被閒置下來。筆者最近遊覽北京故宮時，就見到這輛停放了一百〇六年的「老佛爺車」，一代「女皇」的冥頑不靈也由此可見！

慈禧太后雖然在政治上開關鎖國愚昧無知，但在追趕時尚的「洋玩藝兒」方面卻毫不含糊。當年八國聯軍進攻京城時逃到陝西的「老佛爺」和光緒皇帝，一九〇一年返京後聲稱要去西陵向祖宗「請罪」，竟下令在四個月內突擊修築一條三十多公里的鐵路，即高碑店至易縣的「新易鐵路」。翌年清明，慈禧便風風光光乘上這趟由十七節車廂編組的「龍鳳專列」去祭陵。

精於權術的直隸總督袁世凱心知肚明，為了討好太后，一九〇二年他花了一萬兩白銀在香港買了一輛德國杜爾汽車公司製造的第二代「奔馳牌」白色敞篷轎車，作為慈禧六十大壽的貢禮送給太后。慈禧雖說享盡豪華富貴，對這麼高級的洋玩藝兒還是頭一遭親

見，自然高興得很。當老佛爺坐上汽車外出兜風時，卻見一個下人坐在自己的面前，不由勃然大怒，當得知這是駕車的司機時，就命令他跪著開。那名司機只好跪著駕駛，但手怎能代替腳來踩油門和制動器呢？何況跪著開車視線大大受阻，所以一路上險象環生幾乎要釀出大禍，搞得頑固不化的老佛爺越發氣急敗壞，只好戰戰兢兢地由太監扶下了車，又回到她那個十六拾的大轎上。

從此，這輛嶄新的奔馳轎車就被閒置下來。筆者最近遊覽北京故宮時，就見到這輛停放了一百〇六年的「老佛爺車」，一代「女皇」的冥頑不靈也由此可見！

兒時南京夫子廟洋宮，當年都有各種戲曲的演出。因為父親是個京戲迷，常常帶我進洋宮看京戲，所以，自小我就偏愛稱爲國粹的京戲，那鏗鏘有力的鑼鼓，悠揚動聽的旋律和字正腔圓的京韻對白，真使人有一種飄飄欲仙之感。

記得那時那時候，洋宮裡的熱鬧，常常帶給我深刻的印象。雖然劇場的條件簡陋，大家看戲的熱情，並沒有因此受到絲毫影響。場子係由當時學宮的房屋改造，地面是水平的，爲了照顧後排觀眾看戲，人們想到用木棍把椅子逐排加高的土辦法，即便如此，倘若不巧前排上坐個胖子，後排的觀眾還是免不了會遭殃，因為過分地投入，往往一場戲看下來，頸子都拉直了，喉嚨因爲不斷叫好而變啞，竟然都能顧及不到。

在太原品嚐「頭腦」

江志偉

「頭腦」、「頭腦」、「頭腦」，莫非這龍城太原竟然有賣「頭腦」的店舖。一問，說是市太原的街市間穿街，車窗外不斷掠過的那些酒店、飯店以及早點攤店的門前廣告牌上的「頭腦」兩個大字，便不時逗引我們的好奇。終於按捺不住地叫停了轎車，迫不及待地逕直飛向那出賣「頭腦」的店舖。一問，說是早就賣完了，明天早上來吃吧，說得我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好奇之心也被逗引得格外強烈起來。

翌日起了個大早，到得店家一瞧，結果還是來遲了些，排隊買「頭腦」的人早就站成了長龍陣，一派熱氣騰騰、氤氳氳氳的熱鬧景象。食客的成分中，主要還是那些操着濃重口音的「老山西」、「老太原」們，似我們這樣的外來客所佔比例卻不多，那原因估計多半還是不知曉、不了解這「頭腦」的箇中之妙吧。「其實，完全可以這麼說：沒吃過「頭腦」，就等於沒到過太原」，「老太原」說得斬釘截鐵。就趁着排隊的時間，打聽起「頭腦」來，這才知道爲什麼要早上來吃「頭腦」，原來它只是山西太原等地的一種歷史悠久的、傳統高檔的、屬於滋補藥膳範疇的早點美食，難怪過了鐘點就停止製作與供應了。「老太原」告訴我：這是在現在呢，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它了；要是在過去吧，則一定要到每年的農曆白露到立春的這段期間才能吃得到它。

終於見到熱氣騰騰的「頭腦」端放在我的面前了，湯湯、水水、糊糊一大碗，給我的總印象是：「萬白香中

幾點紅」。那「白」的，是羊腰窩肉、藕根、山藥、黃芪、標準麵粉、蔥白與鮮薑等衆多原料的混合物的顏色；那「香」的，是黃酒與羊尾酒交混的香酒，和諸多藥材混合的藥香，以及那每碗三大塊羊肉的膻香；而那「紅」的，則是花椒、枸杞子的點綴。

品嚐時，須趁熱吃，慢慢品，伴着醃菜茶吃，或就着掰成小塊泡在頭腦裡的「帽盒」吃，就可以感受到酒、藥和羊肉的混合香味，味美可口，越吃越香，越嚼越熱，越嘗越舒服。「頭腦」的特點是：有葷有素，有湯有菜，饒有風味。「頭腦」的藥補功效有：滋補強身、祛風活血、鎮靜神經等。就我的情況，因爲我不善喝酒，因此總覺得這「頭腦」尤物確實是美味超群，只是酒味濃了些。然而，我卻看到鄰桌的「老太原」，卻還要另外端着斟滿黃酒的酒杯用酒下「頭腦」，真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處風情一處俗」了。

品嚐着「頭腦」，就聽到「傅山」這個名字了，他是明末清初的山西陽曲人，不但是一位「精通醫理，並以書畫見長」的著名的文化人、醫學家，而且是一位大孝子。傳說這「頭腦」就是傅山爲了救活他的病入膏肓的母親而發明的，原來叫作「八珍湯」，廣受人們歡迎。之所以叫作「八珍湯」，是因為它是由「黃芪、燉雞、蓮菜、羊肉、長山藥、黃酒、酒糟、羊尾油」等八種藥品配製而成的藥湯。那又爲什麼要改名叫作「頭腦」呢？那是因爲傅老先生一直記憶很元、清兩朝對華的統治，所以將他發明的「八珍湯」傳授給太原的一家飯館並以「清和元」爲之命名，又將「八珍湯」易名爲不無怪異異味的「頭腦」。從

太原胡氏頭腦店

江 蘋 園



如果沒有靠靠陰雨，江南的初冬還是非常美麗的，翠色恰好，顯不完又溢不出的樣子。又綴數片五彩斑斕，恍若一位風雅女子行走在陽光中，讓人不由自主地激動與愉悅。如果，也只是如果，假設的方式。事實上，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不完美的。——我們好像只有時時揣着這樣的思想意識，生命中才會產生驚喜。

於是，當窗外真的鋪開一方糖一樣的濃郁陽光時，給人的感覺便是一朵牡丹樣的綻放了，心情格外好，尤其對於我這樣一個感冒初愈的人，簡直是無與倫比的誘惑。很想出去曬曬兒，但好像又需要尋找一個借口。

匆匆的城市裡，曬曬兒簡直變成了一種藝術行爲，很大程度上只屬於老年人。似乎唯有他們，才可以冠冕堂皇地搬張躺椅於桂花樹下或陽台上，由一隻慵懶的貓伴著，在這冬日的陽光下冥想，或回憶往事。換而言之，曬曬兒，就是在陽光下發呆。像我們這樣體格健壯，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倘若工作時間也和那些老年人一樣發呆，別人很有可能會認爲你是有病之人，身體有病或腦袋有病。但是，從某種思維方式來看，陽光下的發呆未必不會產生奇跡，譬如牛頓和那隻因陽光照耀太久而自己落下的蘋果。他發現了萬有引力，你能確定那不是他在樹下發呆產生的頓悟嗎？

於是，我理由鏗鏘地提着一袋書去圖書館，準備將其還掉。其實有一些還未看完，未看完就可以找個有陽光的地方坐下翻開，讓路人覺得我不是一個病人，而是一個勤奮好學的進步青年。

黃龍洞下車，然後拐進景區草坪。果然，這裡的陽光很充沛，充沛得讓人覺得天氣的心情很好。草坪的邊上有許多老頭兒老太太，閒坐着，或運動中。也有一些談心的年輕人，只是寥寥。我展開一個碩大的購物袋，鋪在草地上。就這樣，看看書，望望天，開心地發發呆。草坪臨近的小溪流邊上，長着一叢秋草，白了少年頭，兀自在陽光中快樂着。我無法不用快樂這個詞，因爲我的心情是如此的。年輕，陽光，閒暇如貓，所有的一切都是享受。

但我不知，那些長椅上的老人，心情是否會如我這般。有陽光的日子，是這樣一絲一絲下去的，等雪降臨，歲月差不多就織到了盡頭。於是，這樣的冬日，便愈燦爛愈淒涼起來了，但還是讓人忍不住地去珍惜。

立冬過去很久了，其實這種陽光燦爛的日子已經出現過多次，就在我的窗外。但彷彿每一日都那麼短暫，等我忙碌完一切，它已經消失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感冒的陰冷，我便在這樣的狀態下，得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感冒。仔細想想，這真是一種非常不划算的選擇。假如，我的忙碌是用來創造價值的，但是，這點價值可否購買一日的陽光，抑或健康？不，我。我相信愈老愈智慧，也許老人們曬曬並不是沒事情可做了，而是他們覺得陽光與健康更珍貴吧！

如此，我便不想到老的時候才聰明，從現在就變成一隻貓吧，永遠這樣曬下去。日子啊，也只有曬了才會暖。

南京洋宮的京戲

戲迷們就用的名字。那時可不興簽名，戲迷們就用的這種較爲含蓄的方式來「追星」。

舊時南京的夏天十分炎熱，劇場的處境就更難上加難；常見穿着厚厚行頭在街口等待上場的演員，只能夠掀開長袍，由工作人員用清涼扇爲其扇風。一旦到了台上，儘管汗流浹背，他們立刻進入角色，唱詞念白，武打翻滾，一絲不苟，敬業精神令人欽佩。

上世紀六十年代，在風行革命「樣板戲」，《紅燈籠》等現代京戲，不少從舊社會過來的老藝人，紛紛脫下舊慣的長袍、水袖，換上農工農的服飾，因爲有扎實的功底，有與農工農結合的良好願望，他們扮演的角色形象，同樣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當時，由於年齡和體力的關係，我則更喜歡看這樣的表演。京劇場的售票方式，可謂別具一格，我至今難忘。售票員端坐於售票亭內，案上總是放着一張開列的空白座位，假如一個座位上畫個圈，然後掛上一張票，便在上面用手工填寫相應的座號，再收錢、找零，一氣呵成。按先好後差順序售票，待座位圖全部被圈以後，便顯示該場戲票告罄了，「畫圈售票」方式，體現公平、公開，還有節約票據之效果呢。

如今，不免會有些許失落之感。

知堂的舊譯本

彭擁華

知堂譯筆自是清佳，當然其中有一部分是魯迅翻譯的，這是要加以說明的。此書讀來如飲蘇州碧螺春茶，別有風味。書中譯者多係名家，如夏日漱石、武者小路實篤、志賀直哉、芥川龍之介等。這些名家入選作品「大半以個人的趣味為主」，入選者雖不盡屬作者最著名作品，卻都可喜可人，運用散文化清淡筆法，清雅動人，饒富餘味。我是初次拜讀夏日作品，很傾倒。另一篇《克萊喀先生》寫得比《掛幅》更好，手法新穎，欲揚先抑，似褒實貶，描繪人物富個性色彩。即便不起眼「老嫗」，僅幾筆「出驚」的描寫，人物即活脫紙上，更勿論主人公克萊喀。對這位「莎翁的專門學者」，作家確實畫出了其骨子裡的東西。

周氏兄弟這套譯著大都清新可讀，毫不凝滯。即使不怎麼出色很尋常的文章，也大多自然流利，不覺乏味。不愧為大家譯筆，選譯的眼光也是很高的。第二輯內三篇，即有島武郎著《與幼小者》和《阿末的死》，志賀直哉著《清兵衛與壺盧》，其實都是魯迅的譯筆，頗聽到有人說魯迅的翻譯嫌「澀」。就這三篇譯文看，迅翁譯筆流暢、形神俱佳，相當可讀，何「澀」之有？

我專門翻閱第三輯「附錄」有島武郎資料，讀到其創作要求與態度：「我因為寂寞所以創作」「我因為愛著，所以創作」「我又因為要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創作」。這些原話讓我感動，更理解作者創作時緣何感情恣豐富。《阿末的死》主人公阿末是個十歲多歲女孩，「身軀都織出女性的優雅的曲線的模樣」，是個清淳美麗動人善良的女孩。親人相繼亡故，生活重壓和環境險惡讓女孩失卻勇氣，最終服毒自盡。這是個悲劇故事，但並不悲觀。哀而不傷、悲而不慟是其特色。有島是很不錯的寫家，不僅有故事性，更有生活、有積澱、有感情，讀來凄惻而動容。

最後一輯我看好三篇小說，我個人更喜加藤武雄小說《鄉愁》。《鄉愁》堪稱「是他最有名的著作」，描寫細膩柔弱，婉曲動人。對小女孩「芳姑兒的小小的鄉愁」，心理把握得很到位。最後讀到芳姑兒意外死亡的結局，我黯然神傷，不知所措的心疼。全篇籠罩著一種讓人心碎的美。

《現代日本小說集》二十頁「附錄」，亦清新可喜，很多評析均精短有味。但有些亦盛名之下其實難符，比方對佐藤春夫其人點評，深堪回味，但讀其小說，卻遠不是這回事，至少我是讀不下去的。

這三卷舊譯本，是我有限藏書中的珍品，它們將永遠伴隨着我的讀書生涯。

慈禧太后雖然在政治上開關鎖國愚昧無知，但在追趕時尚的「洋玩藝兒」方面卻毫不含糊。當年八國聯軍進攻京城時逃到陝西的「老佛爺」和光緒皇帝，一九〇一年返京後聲稱要去西陵向祖宗「請罪」，竟下令在四個月內突擊修築一條三十多公里的鐵路，即高碑店至易縣的「新易鐵路」。翌年清明，慈禧便風風光光乘上這趟由十七節車廂編組的「龍鳳專列」去祭陵。

精於權術的直隸總督袁世凱心知肚明，為了討好太后，一九〇二年他花了一萬兩白銀在香港買了一輛德國杜爾汽車公司製造的第二代「奔馳牌」白色敞篷轎車，作為慈禧六十大壽的貢禮送給太后。慈禧雖說享盡豪華富貴，對這麼高級的洋玩藝兒還是頭一遭親

見，自然高興得很。當老佛爺坐上汽車外出兜風時，卻見一個下人坐在自己的面前，不由勃然大怒，當得知這是駕車的司機時，就命令他跪著開。那名司機只好跪著駕駛，但手怎能代替腳來踩油門和制動器呢？何況跪著開車視線大大受阻，所以一路上險象環生幾乎要釀出大禍，搞得頑固不化的老佛爺越發氣急敗壞，只好戰戰兢兢地由太監扶下了車，又回到她那個十六拾的大轎上。

從此，這輛嶄新的奔馳轎車就被閒置下來。筆者最近遊覽北京故宮時，就見到這輛停放了一百〇六年的「老佛爺車」，一代「女皇」的冥頑不靈也由此可見！

慈禧太后雖然在政治上開關鎖國愚昧無知，但在追趕時尚的「洋玩藝兒」方面卻毫不含糊。當年八國聯軍進攻京城時逃到陝西的「老佛爺」和光緒皇帝，一九〇一年返京後聲稱要去西陵向祖宗「請罪」，竟下令在四個月內突擊修築一條三十多公里的鐵路，即高碑店至易縣的「新易鐵路」。翌年清明，慈禧便風風光光乘上這趟由十七節車廂編組的「龍鳳專列」去祭陵。

精於權術的直隸總督袁世凱心知肚明，為了討好太后，一九〇二年他花了一萬兩白銀在香港買了一輛德國杜爾汽車公司製造的第二代「奔馳牌」白色敞篷轎車，作為慈禧六十大壽的貢禮送給太后。慈禧雖說享盡豪華富貴，對這麼高級的洋玩藝兒還是頭一遭親

見，自然高興得很。當老佛爺坐上汽車外出兜風時，卻見一個下人坐在自己的面前，不由勃然大怒，當得知這是駕車的司機時，就命令他跪著開。那名司機只好跪著駕駛，但手怎能代替腳來踩油門和制動器呢？何況跪著開車視線大大受阻，所以一路上險象環生幾乎要釀出大禍，搞得頑固不化的老佛爺越發氣急敗壞，只好戰戰兢兢地由太監扶下了車，又回到她那個十六拾的大轎上。

從此，這輛嶄新的奔馳轎車就被閒置下來。筆者最近遊覽北京故宮時，就見到這輛停放了一百〇六年的「老佛爺車」，一代「女皇」的冥頑不靈也由此可見！

兒時南京夫子廟洋宮，當年都有各種戲曲的演出。因為父親是個京戲迷，常常帶我進洋宮看京戲，所以，自小我就偏愛稱爲國粹的京戲，那鏗鏘有力的鑼鼓，悠揚動聽的旋律和字正腔圓的京韻對白，真使人有一種飄飄欲仙之感。

記得那時那時候，洋宮裡的熱鬧，常常帶給我深刻的印象。雖然劇場的條件簡陋，大家看戲的熱情，並沒有因此受到絲毫影響。場子係由當時學宮的房屋改造，地面是水平的，爲了照顧後排觀眾看戲，人們想到用木棍把椅子逐排加高的土辦法，即便如此，倘若不巧前排上坐個胖子，後排的觀眾還是免不了會遭殃，因為過分地投入，往往一場戲看下來，頸子都拉直了，喉嚨因爲不斷叫好而變啞，竟然都能顧及不到。